

魏叔子文集外篇

魏叔子文集外篇書目

第六卷

答蔡生書

上郭天門老師書

與孫無言書

答李作謀書

答翟韓城書

復曹九萃書

與宗子發論未塋不變服書

與宗子發第二書

與周青士書

答友人論選文統書

與諸子世傑論文書

寄門人賴韋書

與汪戶部書

答施愚山侍讀書

寄兄弟書

與汪魏美書

論傳誌書

答周左軍書

再答周左軍

寄兒子世侃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

書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典士編次

○答蔡生書

門下懇懇問古文之學，意良善，其言曰：文章之道，必先立本。本豐則末茂，僕覽此慨然有大哉之歎。今日留意古學，不數人立本以學古，未一二得向門下開說詳至。然此皆本中之末，非本中之本。文章之本，必先正性情，治行誼，使吾之身不背於忠孝信義，則發

之言者必篤實而可傳。昌黎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黃魯直與洪甥駒父書。根本之說最爲真切。其與徐師川論孫思邈。膽大心小語。僕讀之數年。玩繹不能已。其次則考古論今。毅然自見。識力窺人之所不及。窺言人之所不敢言。軌於義理而無隱怪之失。如此則本立矣。於是博觀史傳。以極古今人情事物之變。讀古人書。卓然成一家言者。以辨文章之體。或綜其要。會自立機軸。不必求合古人。或資學所近。詭而法者。一人冥心以求其合。此固惟人之所自處也。

僕嘗言曰文章之變於今已盡無能離古人而自創一格者獨識力卓越庶足與古人相增益是故言不關於世道識不越於庸衆則雖有奇文可以無作識定則求其暢所謂了然於手口也暢則求其健不簡不鍊則氣膚格弱不足以經遠三者既立而欲進求古人之精微窮其變化則學至而後知之僕於古學游其籓籬未登其堂戶家姊壻丘邦士精思高悟能自立規矩僕嘗從學受益爲多又古人自道爲學之法如昌黎老泉不可殫述僕不能勦行陳言以塞門

下之闕。惟舉僕所嘗自盡者告之門下。誠能自豐其  
本及乎斐然成章。則當就學於丘先生。以盡其法。僕  
不足再辭也。

弟和公曰。有本之論。作文者最可持循。○文字務  
光。剗采健質。中妙有雋永。

○上郭天門老師書

丙午四月既望、門下士魏禧、九頓首、奉書天門夫子  
座下、禧、贛州寧都之賤士也、崇禎壬午之役、先生較  
士江右、拔第五人、詣朝謁謝、先生置第一人、勿問、特  
召禧前、曰、往歲直指、觀風司李、列子第二等、余拔而  
置之第一、遂口誦首題文、十數語、曰、大破格例、非場  
屋所宜、又誦次題文、數十語、曰、此決科才也、勉之無  
怠、夫士遇知己、蒙拔識、亦其常耳、獨當時先生守嶺  
北去、較士之日、幾二載、猶口誦其文、指其失而獎勸、



別云一器  
敘述顯情  
如江河安  
流定景觀  
說

其美雖父之愛子當不過是是以感激銘於肺腑思  
得尺寸之效以報知遇乃不二年而有甲申之禍馴  
至乙丙東南益烈禧亦遂棄帖括竄伏草土與同志  
十許人築室金精之第一峰講易讀史蓋二十年于  
茲矣四方賢者時或惠臨伏聞先生勁節清風老且  
彌高

著作雄奇有臨碣

石觀滄海之概禧益自幸得出門下不敢重自菲薄  
取愧長者壬癸之際私念閉戶自封不可以廣已造  
大于是毀形急裝南涉江淮東踰吳浙度幾交天下

之奇士行旅無資。此不及燕秦南。不得至楚。遂尸  
中。又以衣食無聊。授徒于建昌之新城。因得交湘潭  
王山長。山長才氣俯視一世。真楚風也。讀了莽集。見  
其與先生往還書。禧不覺正襟肅興。如對典型。乃藉  
手山長奉書于左右。古人有言。有文爲不朽。今海內  
狼藉爛熳。人有文章。卑者誇博矜靡。如海陸謝沈。浮  
藻無質。不足言矣。高人志士。寄情于彭澤之篇。發憤  
于汨羅之賦。固可以興頑懦。垂金石。禧竊以爲非其  
至也。文之至者。當如稻梁。可以食天下之饑。布帛。可

以。初。天。下。之。寒。下。爲。來。學。所。稟。承。上。爲。興。王。所。取。法。  
則。一。立。言。之。間。而。德。與。功。已。具。然。禮。以。爲。傳。之。以。文。  
者。猶。不。若。傳。之。以。人。邵。子。曰。人。百。二。十。年。之。物。故。人。  
壽。有。盡。而。以。人。傳。人。則。無。盡。

今夫寒食。死灰不能。燕鳴。鷄之羽。然人得以除。  
冥而熟食者。火藏于。槐。柳。雖沃。竈。滅。燭。終必可得而。  
然。昔。文。中。子。老。死。河。汾。其。學。得。房。杜。之。徒。而。傳。武。德。  
貞。觀。之。間。仲。淹。猶。有。生。氣。龐。德。公。之。隱。也。從。子。爲。南。  
州。冠。冕。諸。葛。公。每。拜。牀。下。其。所。造。就。此。二。人。者。當。必。

正意盡矣  
又忽入洞  
庭一段淵  
姓波扁助

有。道。二。人。遭。逢。昭。烈。則。德。公。可。以。入。鹿。門。而。不。返。故。  
日。以。文。爲。不。朽。者。猶。非。其。至。也。先。生。抱。道。履。德。二。十。  
年。間。所。著。述。之。文。與。所。交。友。造。就。之。士。必。有。偉。論。奇。  
人。足。以。振。天。下。之。聾。聵。開。後。世。之。太。平。者。恨。禱。不。得。  
羸。糧。侍。側。一。一。目。見。而。耳。聞。之。比。年。妄。有。撰。作。已。成。  
十。卷。無。由。請。正。謹。錄。雜。詩。文。十。餘。紙。以。見。意。居。常。披。  
覽。圖。經。慨。然。洞。庭。瀟。湘。之。勝。及。遊。江。南。見。彭。蠡。具。區。  
以。爲。了。不。異。人。不。足。以。厭。生。平。觀。水。之。志。故。夫。秋。贈。  
黃。孝。廉。有。生。不。上。岳。陽。死。不。瞑。雙。目。之。句。他。日。授。經。

遷天地發

胸中之奇

氣若奔

日知為異

人尤於在

登堂兩拜

交士仍歸

本旨

之暇，倘得因束脯之餘資，沿江沂漢，泛洞庭，稽天之  
浸，登先生之堂，瞻望容貌，讀其書，交其士，然後返跡  
杜影，老死窮山之中，無所復恨。先生錄士多賢，如禧  
碌碌，實不足數，故詳具本末于篇端，亦使先生知天  
地變革之後，數千里之外，二十五年之久，窮邑下里，  
尚有門下士，惓惓不忘先生者。如此道遠難致，未獲  
莊肅死罪，死罪。

彭躬菴曰：偉人偉論，此世間有數文字，所謂開拓  
萬古之心胸者，非此等文不足當之。

○○與休寧孫無言書

無言足下四方士至廣陵者無不願交無言足下無  
貴賤賢愚皆出力左右之垂二十年不倦故聲譽重  
于時而足下非有勢利扳附惟好所謂能詩古文者  
可不謂賢矣哉天下文章道喪五車之書不足當一  
石之弩使公卿貴人皆能好文如足下雖不敢遽謂  
其有益于世而詩書之氣自賴以不衰僕愚鄙無似  
常以謂文章者士之末節篤行氣稜之士經世之儒  
以至一才一藝則莫不可與游而差別輕重之以定

其交其性情氣誼與我爲親者尤必專意一志以爲  
終身之宗主然後緩急有所恃而不孤若夫汎愛兼  
收可致好士之譽而平居不得聞吾過以進德徙義  
一旦當患難死生則渙然若行路之解携而去語曰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蓋謂此也古之賢宰相莫不以  
人才爲急而稱相業者必先度量夫度量不易言世  
僅以容德當之非也書曰同律度量衡故曰度者度  
也尺中見寸寸中見分蓋分寸井然而不紊量者量  
也以升歸斗不見有升以斗歸石不見有斗升斗泯

然無跡也。夫井然不紊而泯然無跡，然後可以兼容。賢不肖而器使人托孤寄命之才，與筦庫各奏其效。推而下之士庶人之交友，亦莫不然。僕往敘足下歸黃山，欲足下于屠沽賈衛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其言倜儻而或不切于用，故更以布帛菽粟之言進。夫布帛菽粟則人之所以自全者也，願足下無忽。

曹秋岳先生曰：用人交友爲經世之要，中有大學問在。勺庭自治安之畧而於尺牘發之，其文醇雅又餘事耳。



○○○答南豐李作謀書

僕生十一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年二十一丁國變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善峰天峰之節義以至四方文人奇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與是以碌碌無所成立不敢望諸君子頃肯然所以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旣已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

今之志既得程山諸先生爲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嚮往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饑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蓋任天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爲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深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僕所交程山、易堂、二峰之人、其長者年踰六十、少者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火盡

而火傳然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於  
得人頃者髻峰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咸齋  
先生病九日而死僕益用危癘而不意少年卓犖之  
人遂得之足下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間自  
有天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  
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  
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  
所謂恢弘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於  
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

安於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  
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  
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  
人而不與其休戚也夫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  
高而無當言大而夸非曰乾儼之任有不得其使者  
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  
明師良友以講求之懸其身於事會盤錯以自試其  
能而休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惧然後使之任一職則  
必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

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僕有志未  
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  
加強他日如僕年歲必當十百於僕是故後起者老  
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  
少年焜焜然若火之始盛旣而志衰於嗜欲氣奪於  
禍患心亂於饑寒行移於風俗學術壞於師友及至  
強立之年則委靡沉溺而向時之志氣黯乎若死灰  
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  
足以必求爲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

考他固不足論已。

彭躬庵曰：性噴薄而出之切實寬平其分殊處是西銘一篇着緊文字。

丘邦士曰：其大論則恢弘其爲論則脆實真博厚之文。

○○○答翟韓城書

己酉五月日、禱頓首、禱伏草土之日久矣、年少善病、

二十後益困羸、遂謝塲屋、又自知錄錄無足舉似公、

卿貴人、不敢以名姓自通、然河潤九里、漸濡三百里、

執事弭節芝城、禧竊得被其風教、既於姊壻丘邦士、

具聞執事好士如饑渴、以當世自命、所自處處人皆、

在牝牡驪黃之外、願望見顏色、自昔至今、既念子與、

氏尚友之義、則同此天地、千里萬里、自有偉人傑士、

精神氣魄、默然相感、忍雖不必聞名、姓如執手於一堂、

之上。况必區區謀面。然後愉快。頃者伏承過聽。五千里遣使辱以書幣。惶愧悚息。行當整毛。啣轡策其駑。鈍以副知己。獨是貞疾不瘳。頗艱跋履。膝下無一尺之界。室有瀕死之婦。比年以債食。授徒新城。去家山。不過四百里。亦且儻來。忽逝。教事不終。今歲主人以鄉試之役。又復強而致之。語云。獸鹿惟薦草。而就是用拜書反幣。罪何可言。罪何可言。禧聞野人憂君之無食。而獻之芹。憂君之寒。教以曝日。其事誠足鄙笑。然意則無惡也。禧敢爲不急之言。以薦於左右。禧資



弱才鈍，幼習帖括，病廢以來，始學古文、兵、農、禮、樂、天  
官、地理、識、緯、之、學。下至醫藥、筮卜、筭書、畫、博、奕、彈、琴、  
歌、曲、命、柷、射、弓、擊、劍、走、馬、皆、不、能、有、毫、末、之、技。足、自  
鳴、於、人。獨、好、讀、史、論。古、人、成、敗、議、天、下、古、今、之、變。則  
又皆空言，無當實事。嘗笑謂彭躬庵、丘邦士曰：吾近  
讀留侯、武鄉侯傳，各有所得。二人問所得，維何。曰：於  
留侯得善處於武鄉，得食少耳。然博觀古今成敗，則  
亦有可言者。方今天下休息，年和穀豐，萬里昇平，亦  
何有萬分一足以厝意聞之子。范子曰：夏則資糞，冬

則資絺。陸則資舟。水則資車。故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記曰：凡事豫則立，天下之事，利害嘗兼。故有以豫成，亦有以豫敗。蟻避水，以徙。地水未至，而鶴已鳴。於垤，鵲知來。歲大風，巢於下枝。風未動，而童子探其卵。禧竊以爲當今之世，豫備之道，有百利而無一害者，亦曰求士愛民而已矣。屏絕虛僞，躁幽之士，而求沈深明達，膽決之人，則不至如竇嬰、郭解之，以容自累，愛民而民親之，則緩急有

以自保傳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伏聞執事廉清介  
義無所求取於民此韓城百萬家之福也執事下士  
愛賢亦既篤於其性矣今夫廉者稜角峭厲義勝者  
威足以掩其仁古今賢士大夫之所同也天下嘗有  
號安富無事井里熙恬而民生日蹙困於微求死  
於敲扑囹圄爲仁人君子所不忍見聞者故魯子曰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龔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  
不可急也蘇文忠論刑賞忠厚則曰仁可過義不可  
過此愚每讀路溫舒尚德緩刑書未嘗不痛心而流

涕也。且夫堯舜好生不廢象刑。漢文景唐太宗號稱

盛治。不能不斷死罪。傳曰：惟仁人惟能愛人，能惡人。

擊斷之用亦豈可少。然如古人所謂求其生而不得。

則殺之之心與生之之功等。是故除大憝赦小過。持

綱絕禁暴。尚東濕薪於胥吏而更絃於細民。使百姓

曉然見吾心而實被其澤。則近悅遠來。戴之如父母。

仰之若神明。時平則歌頌興於路。禱祀延於身。存有

故。則若手足之相親。即如尺之濇於山而注之壑。

也。古之聖人任天下於一身而托一身於天下及其

有爲則事半而功倍者率此道也。嘗讀子張問仁。至  
信則人任一語以爲君子。立身處世不可不豫。養其  
望。養望在於立信。立信在於吾之表裏可見於人。而  
人無所疑。此士之出處皆有之。處者之信以不苟利。  
祿去就不使然。諾爲大出者之信以好士愛民爲大。  
伏惟執事無書不讀。無事不周知。而討論之意。中所  
見當千萬倍於尋常。此腐儒小生之言。何足一充其  
耳。然苟當緩急奇謀秘計之所不及。施則其言未必  
無一足用。蓋芹曝之說。施於肥甘。輕煖之。印則鄙。

而笑會當饑寒雖玉公亦有時可取不審執事其終  
以爲野人而吐之也禧於戊子己丑間編次救荒策  
一篇居今回無所事或亦所謂代匱之物謹錄一冊  
呈覽書外又有絕大意在直是仁愛無已外上郭天門先生書左傳經世叙吾廬記門人  
熊養及字詭四首以補報書所未盡惟禧學無所短  
長稍知執筆爲文李太白嘲魯儒云問以濟時策茫  
如墮烟霧無已故終以文章進處士虛聲今古同然  
執事卽有以知其不可用矣臨書惶恐

彭躬庵曰爐冶百奇融液變化中有大經權在

○復都昌曹九萃書

往歲遊匡廬於髻山諸子具聞高義欲奉一字未果  
卽念天地間自有奇男子吾愛之敬之初不必通姓  
名致殷勤也蔡靜子來居然出足下書禧捧讀而喜  
然玩其辭旨則何敢當禧少負志壯而無所發不得  
不寄之文章夫文章何足道自書契來能言之士不  
啻千百家况今所謂言者又皆浮腐雕繪不足自立  
禧則益何足云然人之邪正識見之大小明暗志氣  
之卑俗與否非文章無由自見禧編次國變後所作

計云連  
段爲一段  
用意微巧  
而語直

成十二卷。比刻古論一卷於吳門而未盡。今以一帙奉教足下。足下好義于舉世不好之日。又激昂慷慨。樂交四方遺俗之士。所謂天下文章孰大乎。是顧俛而好禱之文章。禱又不耻以文章獻足下。毋乃兩失。然禱生平竊好左氏之文。十年殫心評註。具成左傳經世一書。有所謂黑肱辭邑者。其論旨與足下約畧相似。敬抄一通附函內。足下覽之。其亦有當于心。抑或逆億得之者。不如其身親聞歷而得之。則足下當有以還教我。也。禱數遊江淮。交其上。竊有以見天下。



陸終擇人  
是二意又  
陸實爲一

之人情。夫爲義于始爲之日，患其太銳。銳則奮發。顧而禍害隨之。爲義于動而得害之日，患其太憊。憊則托于儉德，避難之義。至以好義爲戒。方其銳而無所顧也。輕慮喜事之徒，邀名求利者，轉于其門。雖駑馬之骨，可奉以千金。及其畏憊，則伯樂牽騏驎以造子。門拒而不納。是故好義者貴于能終，好士者貴于能擇。人古之名立而身泰者，率是道也。禱于左氏之交，以爲足致實事者，十常七八。故篤好而深嗜，黑肱一篇，亦全豹之一文也。足下稱謂過謙，謹璧謝。

洪亭玉曰就論文中無端帶出大識大議有  
鼓歌夷愉如不欲戰之象是最工于造格運  
意者

丘邦士曰說文字錯綜盡意又拍說文中兩  
大意作後一段文字與前段爲錯綜用法極  
幻其又辭高雅又與勺庭平素之文精悍  
雄麗者大是不同

需母酉

謝世距今

甲午已踰

十年尚屬

沒主年不

以歸葬傷

我貧士痛

水之何

○○與宗子發論未小葬不變服書

伏見足下先人未葬免喪而服不除此古人之道足  
下行古人之道於今日敬服禭竊有疑者古者葬有  
定期士踰月庶人可知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惟  
主喪者不除又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  
不同時而除服則古有不得速葬其親者矣疏曰再  
祭者練祥之祭兩祭不可同舉亦不可同時除服然  
則不變服者非止不卽吉也必不變其初喪之服喪  
禮廢闕久矣三年之內不能行者皆是南方土薄多

蟻水又拘牽。形家言爲俗已久。或貧不能買地。營葬具。動延至十年以外。內者顧衰經如初喪之服。禧愚以爲在今日。似爲難行。且先王制禮。衰麻苴經。以物與情。使不及者。勉而至。足下旣免喪。其能不飲酒。食肉乎。不入內乎。不大懽笑乎。不與慶會賓筵乎。假令飲酒。食肉。入內。懽笑。慶會。賓筵。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實亡。徒駭人耳。印近於爲名。夫死者以歸土爲安。人子所宜日夜竭力。不幸力不能。禧愚以爲上之心喪。而無服。次恐其嗜欲。

之篤者一二事以拂性而警動於心次不炫服采色  
與優伎之戲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言喪禮有進  
無退故輕不可以反重未葬除服而卽吉及其葬將  
吉服乎大不可也以斬衰葬則是退而反重矣竊謂  
古者改葬總穀梁傳曰舉下緇也蓋去喪緇遠故舉  
其最下者而韓愈于免喪而葬者亦云近代以來事  
與古異安能取未葬不變服之例爲之重服又引江  
熙言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不可以  
純凶是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

以葬乎。禧愚以爲免喪而葬比改葬之服大祥以上以本服葬。入子之不孝莫大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人生而不養者少死而不葬不必其不肖者皆是也。足下酷貧仰無所告訴非世俗不葬比然當視其急如父母之仇不得愈如已身陷囹圄而求脫當不在不變服南冒胡心忤好飲酒其先君子殉義樂平服除貧不克歸葬心神乃爲戒既葬而後飲酒蓋若是者類推而行之其亦可矣禧在居喪無人狀又不能窮古禮制作之義敢私論於足下惟足下與二三君

子出入俾同庶言且以教禘

王築夫曰人子萬不得已遲葬其親雖情可哀原而失禮傷心罪何可辭古人有親久不葬痛爲天地罪人不肯葺屋者故免喪不變服亦所以自致其大不安之情惟飲酒入內等事告之以稱情稱物庶乎其至當耳

計庸草曰酌人情所能行然後禮不爲虛設故不徒貴高論也文亦以悼詳見古

與宗子發第二書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足下蓋有道之士也。禱敢盡言。以終不葬之說。人所貴乎有子。生而養。死而葬。其事切於行道揚名。使生不得養。死不得葬。害與無子等。然生不養者。父母或能致力以自養。死而葬。則必有待于子矣。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子於父母一體也。孫於祖少間矣。子不葬。父母而奠。孫葬其祖。則惑也。足下貧無所稱貸。不葬。誠不足責。竊見足下性伉爽。雖甚貧。朋友往來。乾



卷之二 卷六  
三  
餓之禮不廢於人之困。或錙銖相遺。贈此足下。過人處。禧竊以足下之失。卽在此。足下誠視親之未葬。如前書所云。父母饑不得食。已身在囹圄。則一切乾餼。贈遺之節。皆可廢而不舉。語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今夫兄弟天性也。有弟死家富而不葬者。必不仁不孝之人無疑也。然而古之賢人有行之者。張子房是也。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子房所汲汲者。君之事祖父之志。弟雖親愛不得比。君祖父古人。堅忍峭刻。以成其必欲爲之志。往往如此。

故所欲無不成。足下誠葬親比於報韓乾餼之禮。急人之困。比於不葬弟。則足下先人之葬當必有日。然足下非緩視之也。足下意以葬親費重。乾餼贈遺費小。雖損絕徒傷人情。無濟於事。是又不然。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是故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一歲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足下誠置撲滿

於側。將爲乾餼乎。度幾何費。則取而貯之。將爲贈遺

乎。度幾何費，則取而貯之。歲終出所貯，不以營衣被  
米薪，不以償宿責，舉授於人，以爲母而薄徵其子。至  
於葬之費，半具矣。然後請乞於義人，必有能贈遺足  
下及暫假貸以足其半者。如此，然後足下可以告無  
罪於父母，而變服不變服，又皆不足論。足下樂聞過，  
能受盡言，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樂而  
不行，其去拒諫也，蓋無幾。足下年及始衰，不可長恃  
無事。季世多亂，少恤兵火之動，非出慮表，萬有一不  
幸，足下生見父母，懼懼懼，何以爲心？又或溢然

身先朝露妻孥子幼易贖之際痛悔於心而不可爲  
負罪終天嗚恨黃泉當復何如也伏惟足下矯俗抑  
情行一切之禁以成大事毋爲有道善人之累庶附  
朋友未與有釋負臨書惶悚

李礪園日意思痛切沈着而行文縱橫揮灑  
能使賢愚豁然此真仁人之心智者之言也  
余生生日不爲責善空言不爲難行高論趙  
延壽論晉兵畢仲游論新法耶律楚材論江  
南正得此意叔子之文凡坐言起行者類如

○○○與周青士書

禧白青士足下僕前同沈進之往乍浦觀海中日出遂因周雲球交李潛夫先生潛夫各天植崇禎癸酉登賢書今年八十二矣甲申乙酉以來禿頂披緇衣二十七年不見人家奇貧無子又病疝氣不能二三百步行久坐下墜嘗日仰臥讀書門無三尺之僮厨無爨媪獨老妻在室頽然相對無所得食亦已明矣方僕往見白盤跚執杯茗不能具飯飯客雲球移酒一壺四簋一盂飯來就得竟兩三時坐潛夫耳聾於

粉版作教使客以墨筆書所言相酬答語僕云身僻處海濱無知識天下豪賢因問此交游得幾何人僕乃疏先後諸君子姓字版上及自道出處潛夫輒視予而泣又出所著作令僕觀覽嗟乎古書傳所稱高士以苦節爲可貞吾黨讀書恨不生與同時得解推衣食爲榮幸今親見斯人饑餓澌死亡無以相救恤則亦傷已家居常應人索書僅有筆二枝墨寸餘皆苦惡不堪用僕檢篋中得二伎筆已磨墨一片貽之奉銀五錢暫具十日食潛夫反僕曰是非盜黥樹

也。然後受臨別相拜。灑涕潛夫尤哀。曰：子還山，吾終古不復見子也矣。僕出門惆悵，頻頻回首望之。門闔然後去。既念潛夫老病，向死且暮事，即決不得殯葬。僕隔四千里，今又無能贈，乃以屬倦圃曹先生。先生曰：諾。而屬進之于雲球處，候平安。抑古人有言：惟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此豈獨人子情然哉？戚屬朋友皆然。謀其死，不若先謀其生也。頃酒間語及曹先生暨足下，慨然作悲敬，欲聯數同志，爲扶月供使。高士夫婦不轉溝壑，僕直下感激如餓得飽。明日僕

之靈巖候繼公病便往造徐昭法、匆匆刺舟、未竟斯  
緒、伏念貧士中、負古誼、不憚勞苦、求請以益于人者、  
非足下誰屬、僕重足下、非特以能詩古文、已願足下  
力肩、曹先生首倡率、必多應者、費度每月、米五斗、銀  
五錢、人占一月、周乃復始、力不贍者、或月二三人占  
之、俟其考終、則應一月者、出銀一兩、斲木壘土、便足  
供殯葬、自古高人志士、人之所仰、天心所愛惜、而被  
方困、躓饑寒、不能自聊、非必命數適然、又非才力拙  
不足、自養、彼蓋有所不為、擇而蹈之、以至是、然必欲



莫惜安全之者。則又天之心。人情之不可解也。悲夫。潛夫先生。身爲孝廉。三十九年。使肯挾其才。干當世。何必不富貴。肯妄求取。豈無故舊。仕宦足給其欲。亦何至貧困如此。老且死而不悔也。雲球與潛夫望衡而居。乍浦去平湖不三十里。士君子必知潛夫當有同斯謀者。足下幸抄此書一通。托進之寄雲球。僕不及更作潛夫古之難衣食者。然吾輩設誠。將以禮敬。亦有所受之道。辛亥九月日。太湖舟中。禧拜白。

巢端明日意極沈痛而出。以婉轉淡細之筆。但覺

至情悠然感人

余訪徐昭法山中索示近作見此書昭法曰君意良厚恐李先生不食他食君子愛人以德君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也頃沈進之來云周雲球致予此意李先生堅謝之而先生亦于今三月棄人間矣。予且痛且愧真淺之爲丈夫也。

壬子七月  
白記

○答友人論選文統書

承惠書、推譽僕過當、皇恐、又賜佳文、欲僕選入文統、意謂僕寓陳君所、必與選政、得率意出入、則甚不然、僕兄弟文、向爲鄒程村得之、遂與椒峰選文統中、然兩君皆無一面之識、尺寸之書、未通、舊秋僕自浙過毘陵、與椒峰談相得、會須爲家兄弟刻集、椒峰遂授館舍、至淹旬時、日夜有校讐、僕好朋友、又多酬答、初未嘗稍與選事、且是選經始於鄒董、龔陳收功於椒峰、十九已爲成書、辟作室者、規模既定、梁木榱棟、構

櫨既架、門材既甃、既具丹堊、既陳而拙工頽欲以毀瓦畫墁之能、忝事其間、豈有是乎、僕荷椒峰謬好、從不敢以自作文、一篇二篇、請增入選、此於理固宜、爾僕又竊謂人之爲文本以言其所學、所學苟成、其言足以行世、則吾文大本既立、不必問人之選不選也、楊子雲當世而有侯芭、韓昌黎百數十年、有穆伯長、其見於天下、或遲或速、要自不可泯沒、蓋觀古人文能傳後世者、當其下筆之始、作者精神已足、擁護於千百年之後、故僕嘗曰、其文能自傳於世、非世之能

自之茲因報書爲足下一廣其意

蔡九霞曰要言中的使人之好名者爽然自失奮然自立矣

○ ○ 與諸子世傑論文書

汝近於古文已得徑路至入門庭窺堂室則視學所至耳汝勇於學吾文亦要知吾文所不工處吾少工時文遂術增熟稍一放手時弱之調便湊筆下又天姿短不能多讀古書讀輒就遺忘以故疎薄不能博洽出入不窮又不曉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植潛之性不能情狀物審若不爾則吾文當更磅礴也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議論吾文集頗工論策吾每謂文字古人格調已盡無復更有唐宋大家率皆割

取耳。特出意煎烹，登俎成味，譬猶蜂采百花爲蜜。婁生聚五侯之饌，爲鱗然如蘇氏父子論，則古當不有是。不謂開創，殊不可得。吾諸論亦私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吾策文田制封建奄宦等文，不立規格，汨汨浩浩，雖文采不逮龍賈，亦窈希賈長沙李忠定。其他文工拙雖呈，有學不足學，汝當以古人分別之。吾成集不能多汰，故吾前叙宗子發言文章要在積理。吾所見地如是，非日能至。目錄是吾積理之書，後輩足可玩味，要如篋人數家珍，先代留遺，不無好玩。

光益脚折鑄亦充十指所伸屈吾少好左傳蘇老泉  
中年稍涉他氏然文無專嗜惟擇吾所雅愛賞者至  
於作文則切不喜學何人人何篇目故文成都無專  
似孔子所謂不入於室意當在是耶汝學文須學古  
人文不當以古人子孫爲祖父然同時人情事相比  
近吾可得知用意力處艱難所在如見大匠劉樸易  
爲工巧吾吮毫久不就就了不異人或苦繁多求清  
省無處又當轉收左右凝滯計乃無所出譬猶誤上  
峻石臨浪沸之水面白筋弛慄不得下見能者掉臂



引足武之所布皆有尺寸方法達於平地豈不遂暢  
故學今人文有功速於古何以以此也便不當視今  
人爲準的則子孫之說吾又故言之舟中日視吾兄  
論文數十則最得大意其天姿高乃都於近人近情  
處故爲特妙吾前後與陳元孝論文及他書論中汝  
采掇附之與兄弟共觀習令不勝人亦成吾一門之  
學初八日舟泊三墩隔會城數百步阻風不得上書  
此寄汝又因歎文章難到家處亦如此不在多也辛  
亥二月叔父書

胡心仲曰凌碎斷續不經意出之其樸拙處  
乃益雋永似東漢魏晉人自述之文

寄門人賴韋書

壬子七月禧白前得韋來札具悉規愛念吾體孱欲  
省思慮少作文齋養精神爲生子計甚善吾于文章  
竊有嗜好而客外方屬筆墨者日衆勢不得却故甚  
欲歸山中自息也抑古人有言有子爲不死有文爲  
不朽吾之絕續自有天命吾姑務其不朽者名心難  
忘自知出非道不能自絕特欲異于世之爲名妄希  
古人立言萬一然自吾得韋也不復知爲無子吾終  
已無子得韋已足韋少吾十一歲吾不足生韋然韋

視吾猶父吾視韋子也。不足復讓吾弟子中。揚晟生而友愛爲人淳厚元氣充溢。但少有俗見不自拔。曾庠剛直好任氣質不學問新城孔之達長者與人交篤實然不能與世同憂患九江任安世好義俠多智吾故以爲莫韋賢也。韋有勞而不言施不責報此吾所宜師法。吾向作韋名字說謂韋卽無意當世事當受寄托爲人依倚。韋今頗不謂然。宜思所可獨任講求之功。蓋不可怠。韋言近以杵臼居市中廢學良爲歎息。古人云學以治生爲急命也。然此中要自有學。

操術以求什一之利。市井之氣不期而中于心。鄙諺有之曰：斗米祝歲荒，語良足捧腹而走。韋平心試一自忖度，其去祝荒者幾何？數賢者之情與世俗人無幾異。特賢者能杜絕勿使滋遂，遂成小人。韋誠動意發事以市道自砭責，則真學也。然勿以爲易。吾不樂近貴人，恥爲世之名士。客外久交游，日起聞貴人之譽，頗自意得前和公來傳躬菴先生語，謂吾家信中殊沾沾，非有道之氣。吾聞之失色塞嘿。

凡不懌者，旬有餘日，嗟乎吾向言丘那士先生韓城

還書平澹多旨都無一二高論而寵譽泊然非有道之士不能爲然則吾非見不逮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况吾本非賢其不移我也幾何哉吾平生不如人甚多所此其一節矣吾故深願韋勿復以爲易也吾在外不通干謁

客揚州吳門幾二年不

能束裝歸然篤行竒偉之士交頗乏人他日足爲山、中、人、道、者、此、耳、吾、去、冬、于、揚、州、買、一、婢、身、間、垂、二、年、抱、子、之、信、殊、不、有、姑、聽、之、無、所、庸、心、知、相、關、切、爲、道、及、小、春、和、暢、當、得、到、家、爲、一、一、道、此、二、年、間、事、也

禎白

徐禎起日字字曲折沈鬱讀之但覺淺情百倍此  
不當作文字看而已爲天下至文矣

○○又與汪戶部書

壬子十月日、禱頓首、僕於當世文、少所推服、獨見閣  
下文而喜、往者冒昧奉書、欲有所商畧、閣下顧不以  
未同之言爲罪、兩次相見、益得聞所未聞、僕於能文  
士、私心汲汲、惟恐其不登古之作者、蓋吾不能而當  
吾世、有人能之、庶不使古人專美、吾亦可以漸被其  
益、此僕夙昔之愚也、聞者不察、謬謂僕與閣下蹈文  
人相傾之習、大不然矣、僕用是刻前書、就正海內、試  
覽僕所與人往還論文書、固有推服如閣下者乎、今



天下名文如林，大抵皆欲微多。陸清河告平原曰：文欲多，體適不清。又曰：張公父子惟以清省見長。在六朝時，人猶識此義。故僕嘗語人：汪鈍翁得古人之簡用，能俛視一切，而碑版敘事之文，則閣下尤。玉比者，僕不自揣量，謬受蔡君九霞之請，爲尊忠襄公立傳。僕服膺忠襄，爲王文成後一人，乃真道學真宰相也。語在前後論贊中，而鄙意欲詳悉鄭重，以明公儒者之用，使後世可法而見諸行事，遂忘其冗長。至五六千言，往僕在山中成一文，必徧視兄弟朋友，攻刺既

學屢易其稿。踰年然後繕錄入集。今客外既遠。畏友一二知交。又不肯盡言。主人請屬文者。往往欲附集中。便爲流布。是以今日脫稿。而明日登木。荒謬苟且。閣下心知其非久矣。然他雜文得失。亦不足道。惟忠襄公關係三百年之人。其傳宜使整齊。流示後世。古人云。人不能自見。其昏。惟明鏡能見之。閣下今之明鏡也。又閣下方侃侃持直道。其何所吝。鍼砭於僕。謹繕寫一通。奉覽。僕生平無他長。惟能虛心以受師友之教。卽文章小技。偶經指摘。往往就板剝削。今刻集

中行墨多空此其徵也僕束裝屈行矣倘得請間半  
日瑣細推駁之加以刪定則先賢之幸也僕亦附有  
榮焉禱再拜

會庭聞曰只就本分語懇款道出絕不賣弄學問  
但覺學問之氣迎人

丘邦士曰寫虛公之意肅然如春烟之裊長溪而  
獨於忠襄公傳留連委注尤與此意映帶而出矣

○答施愚山侍讀書

已未五月朔日、禧伏枕山中、得奉戊午長至手書、暨大刻數帙、鼓舞慚愧、何如何如、往執事監司臨吉、廉仁之聲、暢于鄰郡、又聞躬自講學、會者千人、禮樂雍容、爲近世所未嘗有、易堂諸子、心竊嚮往、而短垣不可踰越、歎息企踵、望風慨然、嗣桐城方密之先生、郵致手札、敝邑羅山人、傳口語、禧雖未獲一望顏色、聆察至論、私心感激、何日忘之、因報注舟次書畧、道傳人傳文之、故屬其轉致鄙私、未知遂達否、今具刻拙

集中執事論人必先器識文必先根柢此古人所以可傳者舉世好文之士不察也執事書中論議往往先得我心而立身爲文本末具見於此執事爲人廉靜仁厚徵于服官家食之日禱又得讀執事文簡潔而雅醇意思深長與古法會望而知爲有道者之言嘗同兄弟省覽他刻卷首敘論累牘連篇覆其姓名忽得爽心之作搖頭吟哦驚喜不定視之則必執事也故禱平日最稱道執事之文比云今之名家清真自放而波瀾不瀾光焰不長則固見垣之視矣夫才

士稍涉韓蘇。未有不能是者。顧強出議論。以爲波瀾。綴拾文藻。爲光燄。且夫大海之濶。無風自生。火之炎。上虛明而無物。蓋水足于漚。則波瀾不窮。火足于裊。故光燭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不可強而有者。則未始不可學而至。愚嘗以謂爲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積理而練識。積理之說。見禧敘宗子發文。所謂練識者。博學于文。而知理之要。練于物。務識時之所宜。理得其要。則言不煩。而躬行可踐。識時宜。則不爲高論。見諸行事。而有功。是故好奇異。以爲文。

非真奇也。至平至實之中，狂生小儒皆有所不能造。是則天下之至奇也。故練識如練金，金百練則雜氣盡而精光發。善爲文者，有所不必命之題，有不屑言之理。譬猶治水者，沮洳去則波流大，蒸火者，穢雜除而光明盛也。是故至醇而不流于弱，至清而不流于薄也。禧頻年客外，賣文以爲耕耘，求取碎應之文，動多違心，主人利于流布，輒復登板，捫心自忖，其不逮已之所言，蓋十而八九矣。惟執事有以知其然也。若夫性理之學，禧生平疎于治經，儒先之書，間一瀏覽。

未嘗專意討索而嗜欲深重所謂耳目之于聲色口  
于味四肢于安逸者皆不能自克治其氣質又性疾  
僞儒每耻言行背馳是以粗有撰述皆不敢依附程  
朱謬爲精微之論自甘暴棄固宜見絕于大君子矣  
何日維舟敬亭之下洗滌腸胃敬求提撕得聞所爲  
上焉者則死且不朽在言無緒暢率胸臆奉答知己  
伏惟執事寬其罪且還教之林確齋昨歲已作古人  
彭躬庵遠游齊豫近方得信丘邦士授經他山頗病  
風隘易堂諸子希如晨星不勝俯仰之感况海內知



舊零落疆半古人所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者不禁  
低頭歎息也承詢及并報

彭躬庵曰論文一段精要深濶可爲文家金丹

○○○寄兄弟書

別兄歲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見、此間竝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曉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嶺外、兀兀世做歸、過期不至、恐屬有何事、夜來率不天明、醒日晚、望山門闔、乃罷久、又自解、譬客中一身、都應萬慮不關也、出門無一事、可說日轉窮山中、辟兵所住僧屋、先後十有一處、然出門時、非意能有事、三年中、江閩蠱起、百姓流離死轉、殆百萬不盡數、吾高居翠微峯、目不見奔竄事、何況困苦、庭風日清、佳花

竹池臺左右映帶讀書游臥兼妻妾奴婢之奉真天上人樂又兄弟並方嶮嶮禧獨食飲被服緩帶躡屣恐薄結無足享受故力疾觸暑經營他出聊觀時故亦稍自勞苦希同患之情以消清福折災凶耳初出家門躑躅難絕筍輿處曾接日行九十里趾癢脛骨蹶是平生未貫也乃後轉徙頗有主人今住菴老壯僧兩個多空屋潔敞門外左右山翼抱微似勺庭直五六百步翠屏橫立杉松大蔭積翠色日日出雲有王生從學古文甚勤日相問難說奇賞處惜兒輩不

在數年來此三月讀書爲多亦徒作文菴在萬山中  
五里先後無人家雞鳴狗吠之聲不至王生時家去  
兩僧日黑上牀吾備奴燈上放頭便睡禧嘗夜獨坐  
至四五十刻一燈晃晃萬籟寂寥高誦秦漢人文字  
遂谷流泉若相響答時亦有虎叫鹿啼按法妙曹子桓言年  
壽有時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  
章之無窮禧性好文又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于天  
下後顧子然終不有子孫行踐東阿所歎墳土未乾  
而身名並滅者轉思自效不爲倦厭吾兄弟並以文

章知名弟家牽外事卽席不煖兄好閒多繙群碎書  
禧謂宜以時進業也人一日不學問則膽寫胸間宿  
意文不新鮮此非必摺拾事故剪辭綴調用所日新  
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沈浸變換發生不窮如春春  
花葉本着故樹入人眼目輒增鮮妍然禧亦自矢假  
我六年及七十四甲子便當絕筆不復作文優游歌  
嘯翠微之上以待盡耳此番歸後亦絕不出遠吾兄  
弟年迫五十六十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  
日無幾相見禧須白齒鬢霰亦已甚攬鏡自照殊懷

生儉近爲蕭小圃叙五十云孟昉小圃兄弟二人  
交游滿天下使天下賢聖豪傑更萬輩欲于其中擇  
一人焉增之爲三則萬萬不可得在吾兄弟豈復有  
四此往非大不已終當年歲連首接膝以怡餘年子  
瞻獄中寄子由詩曰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  
了因來生事有無不可知且勿草草放過今世也禱  
山居鬱陶輒思一暢生平出門觀覽壯心頓消故一  
意讀書且負石田耕耘吳會稍足資生理便爲柱門  
計彼中在事人頗因緣文字遙相慇懃特其風氣托

地○泰○大○吾○三○十○年○無○所○屈○于○世○安○能○攝○衣○冠○自○執○名○  
紙○見○人○乎○寧○坐○困○窮○山○爲○侈○泰○也○在○外○舊○病○幸○不○作○  
傲○行○後○頭○齒○作○二○三○日○尋○愈○右○臂○患○處○時○作○痛○或○因○  
過○抄○書○比○來○雖○多○白○須○晨○醒○展○席○上○性○如○強○蟲○好○自○  
摸○捺○髀○尻○間○頗○餘○肉○不○似○他○日○削○起○面○色○較○恬○哲○晝○  
夜○看○書○足○自○給○或○者○六○十○當○不○無○也○兒○輩○少○壯○正○好○  
學○問○東○阿○云○禽○視○鳥○息○終○於○白○首○此○徒○圖○牢○之○養○物○  
吾○旣○名○士○猶○名○爲○工○爲○農○農○不○耒○耜○工○不○利○作○器○用○  
失○其○業○矣○前○還○書○相○誠○謂○渠○輩○恒○進○銳○退○速○作○止○不○

常要士於學。須如餐飯。日有常數。假說用病絕粒。病止須次進食。未有因病廢食。則豈可因事廢學。况面牆倚壁。旋復過日。儕輩談讌。了了昏眩。甚不可也。萬山竹筍大生。甚思家。乃今更謀放舡。如纔拽脚下翠微東西所之歸。早晚皆難逆說。念之惘惘。兄弟順時自愛。毋以客人爲念。丁巳莫春日廬陵山中禧白並示兒輩及勺庭門人。

門人王愈融曰。只是客况讀書尋常間。信手湊泊却寫得委委曲曲。層疊錯綜。如入幽岩邃壑。中有



高樹平林激湍清澗使人往復時復鶻啼猿嘯  
者悽惻子厚山水諸記不盡其妙也

○ 與杭州汪魏美書

禧閉戶窮山垂二十年恆懼封已自小故欲一游吳越就諸君子以正所學而足下其首願見也及抵杭知足下進退無常不可踪跡竊以自恨乃往見足下令弟曰者微聞足下已至湖上意當倒屣過我與足下班草深言追古人桑陰之跡引領數日整咳無聞禧願見之誠結於夢寐亦云至矣顧以常客遇之足下則可謂失人禧南州鄙夫本碌碌無足交獨以爲天下有至愚之人目不辨菽麥顧懇懇然走數千里

願見於我推其心又非有毫髮求於我雖足下不可謂非愚人之奇士也而足下終不之見則竊竊所不取也禧行李因人不能久羈敢造次布其情

危習生曰奇氣崩勞勃然難遏

丘邦士曰直辭而曲道之如画

魏美名混杭州人崇禎己卯舉于鄉國變後獨身游止家人不得其處是不及城市不交游者二十年當路每物色之不可得自爲諸生與人落穆性不好聲華時有汪冷之號癸卯予游湖上魏美旣得書輒走逆旅中相見自是常出就余臥談至雞鳴或更起坐不肯休遂與余爲兄弟交余嘆其熱腸同如是

矣自記

○○答友人論傳誌書

承教以鄙爲人所作家傳誌銘不死過情失實之譽  
非古人是非褒貶之義伏讀悚息內熱增慚聞之古  
史于善惡無所不書墓銘誌則有善无惡蓋緣孝子  
之心无錄先過之義而作者又多據行狀事蹟綴緝  
成文是以諛墓之作自唐韓愈已不能無訛繁雖自  
言生平碑版文唯郭有道唯无愧則過情失實勢有  
不得不然特古人立言體尚簡質雖不錄過而褒善  
者少溢辭其子孫受之以爲榮而不怪今之人纖悉

畢備又從而增飾之甚或反其生平之所爲作者有所簡畧則其子孫怪而不悅其親戚黨友動色張口以相訾警則亦安得有傳信之文乎至其所不習聞據狀綴緝者抑又可知禧謬以文章知于人所屬碑版有出于習見聞者有據狀綴緝者豈能无失如尊指所云然苟屬已所知則虽爲書美然實斟酌軒輊必不敢以私交私意大失其情實以欺天而罔人禧此云月失常以謂作文者毋輕毀人一點一画在上在左右赫然有鬼神臨之匪惟毀人譽人者其在上在左右亦

赫○然○有○鬼○神○臨○之○。然○而○交○遊○滋○廣○情○面○日○熱○請○托○日○  
繁○其○不○能○知○心○以○出○反○之○而○多○愧○者○雖○他○叙○論○亦○時○  
有○之○不○獨○傳○誌○爲○然○抑○史○傳○之○作○所○以○紀○善○惡○也○善○  
惡○之○人○往○矣○而○必○書○者○所○以○備○法○戒○也○今○曰○某○也○善○  
其○善○事○可○爲○法○則○法○之○已○矣○不○必○其○善○果○出○于○某○也○  
今○曰○某○也○惡○其○惡○事○可○爲○戒○則○戒○之○已○矣○不○必○其○惡○  
果○出○于○某○也○是○故○真○與○僞○之○可○辨○者○不○可○以○不○辨○无○  
所○從○辨○者○得○法○戒○之○意○而○存○之○其○名○氏○等○于○莊○列○之○  
寓○言○禪○官○小○說○所○稱○道○則○亦○庶○乎○其○不○可○廢○矣○禱○敬○

奉教言曰慎一日并述所愚以廣來指求質是焉

丘邦士曰自道爲人應求作文字錄兩如畫末及  
史傳語遙爲中自首實處作注解也

林確齋曰末論史傳一段此達人之見亦苦心之  
至无可奈何之語也雖似作者自爲解嘲然足令  
古今讀史人積滯豁然矣

彭中叔曰爲傳誌者解嘲却爲傳誌者發澁省

○答周左軍書

伏惟明公以文武之才、藩屏下郡、功成益謙、某兄弟、  
並被容接、又于鮑王二生處、數垂注問、某天質衰羸、  
養疴三十年、不通人禮、頃者王生來山、尺書先臨、溫  
厚謙款、情文斐然、更復賜以青童、俾應門有人、不致  
米中婦聲、唐突賓客、拜德之厚、如何可言、惟今天下  
民窮士賤、無復有能振收之者、加以兵事方興、黔首  
塗炭、詩書益不足用、然古今治亂之故、關係於一二  
賤士窮民者、正復不小、明公虛已而好士、輯兵以庇



民隱然負東南之望，伏惟威德益殫，義聲遠播，以慰區區之心。乙卯月日。

彭躬庵曰：議論處最簡當，有體而意中所難言，能使背面並見。○以窮民同賤士說，最妙掃盡韓蘇占地步之陋，而地步益高。

○○再答周左軍書

舍弟歸拜手書明公不忘下士如此何以報之紙尾

更辱下問夏蟲語水此豈有當足以知明公兼聽並

觀真武侯所謂博雅也妙處只在引古絕不啻些子古人有言惟聖人能不違時

亦不失時又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明公俊傑之領

于國于民其體之熟矣抑聞之敏以有功惠以使人

謙以自尊公以說衆豈獨三軍之事雖治天下可也

腐儒常談聊塞明問秋暑方隆伏惟爲民生自愛

弟和公曰真常談也須看吞吐豁旋另有警切另

有洗發處

○○寄兒子世侃書

自出門後、三次大病、參藥之費、計五十金、七月光福一病、僅存皮骨、攬鏡自照、陡然心驚、當沈疴時、自念家死客死、要有前定、然汝母無依、汝尚未婚娶、成立不能、不動心耳、吾垂六十無子、立汝爲後、吾弟、吾弟婦、陰驅顯率、使汝爲吾子、然吾兄弟如一身、視諸子子不大異、古人于世父叔父、並稱父子、不稱叔姪、卽今汝爲吾子、與未爲子、一間耳、況吾兄弟乎、吾家世忠厚、徵君積德力善、爲鄉里望人、吾兄弟少好口語、

舌鋒銛利頗以此賈怨謗然未嘗敢行一害人事欺詐人賄敗衆以成私也汝資質略聰明能曉事夫聰明當用于正親師取友逆歸一路則爲聖賢爲豪傑事半而功倍若用于不正則適足以長傲飾非助惡歸于殺身而敗名不然卽用于無益事小若了了稍長鋒穎消亡一事無成終歸廢物而已吾以家貧負石田出遊自念老矣欲爲汝營婚娶不以責負相遺不能家居教汝又去吾盧叔父遠少督責汝母婦人多姑息之愛吾以此耿耿于心也吾先代來稱素封

者八世至徵君家聲益大吾兄弟以文學爲當路所  
禮又肯出氣力爲人故門第雖小在僻邑中嘗若氣  
醜族里婚友于汝兄弟輩多禮貌優容其失汝勿以  
此爲得意夫吾何德何能于姻族而姻族乃折節包  
荒若此吾懼乎有失而背督之者相倍蓰也吾幼補  
諸生長而有聞今碌碌若此汝輩不逮吾不知幾尋  
丈敢長傲乎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吾手所提  
抱人今爲祖父者不知凡幾汝童而長壯以老直且

暮間事吾家五世無六十上人他日思吾言始知之  
父母愛子均然婦人尤望其子之孝順汝事母大小  
節宜加意溪水泛漲不時當慎出入守先生約束花  
源亦可督之習字也庚申八月朔日力疾書於吳門  
之桃花塢

門人梁份曰師病新愈信筆作此零星散漫無一  
毫爲文字意而文已極周到含蓄凡少年皆當奉  
爲著龜不獨訓戒一人已也

手簡引

簡與書一也吾聞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是亦有繁簡大小之別焉後世尺牘短篇遂成一家之學故喻理事別是非其取舍與書同山水花月飲酒期約餽問之細寥寥數言情致足錄此其異於書也然簡亦有長言者要之率意應手取足寫其胸中所欲非必開闔起伏斐然成一篇之格調也漢晉以來代有殊指近世競稱蘓黃夫亦何所尚法哉

魏禧自識